



# 北大汇丰

PHBS FINANCIAL FRONTIER DIALOGUE

# 金融前沿对话

2020 年第 23 期 总第 70 期



**PHBS HFRI**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院长：海闻  
执行院长：巴曙松  
秘书长：本力  
编辑：唐小丽（执行） 曹明明 方垆豪 朱伟豪

##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简介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The HSBC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at Peking University, 缩写 HFRI) 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研究院接受汇丰银行慈善基金会资助, 致力于促进金融学术研究、金融市场运行、金融机构监管、金融政策决策之间的交流互动;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以全球视野, 构建开放的金融专业交流平台, 使金融教学与金融研究相互带动, 通过编辑出版专业刊物、发布专业研究报告、举办专业讲座、组织前沿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 为区域金融发展和国家金融决策提供积极的智力支持, 努力将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打造成为聚焦市场前沿的金融专业智库。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院长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 执行院长为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教授。

## 从美国两党对华态度的异同看大选后 中美关系的走向

### 【对话主持】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 【特邀嘉宾】

庞晓东(Sheldon Pang)（美国复瑞渤集团副主席）

现在中美关系恶化之际，中美两边不少人认为美国两党在对华态度上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不论 2020 年大选后谁上台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影响都不大。

我想通过数据和了解的情况对此做一个讨论。我的看法是以现在的中美关系水平做基点的话，如果拜登上台，并且中方应对合适，中美关系应该能改善，但短期内不大可能回到奥巴马前期的水平，除非中国的政策有大的变化。从现在到 11 月大选，美国敌视中国的声音和行动会越来越多，中国政府明智的做法是要有些定力，不要以“战狼”行为来被动地随美国国内政治起舞。

先看一下近期相关数据。Pew Research（皮尤）是一个非党派的 Fact tank，从 2005 年开始每年就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做一个民意测验。它的测试样本不是很大，每年在全国范围随机电话采访 1000 个



成年人。它对 **China** 的概念也没有定义，具体是指政府还是老百姓，国家行为还是种族文化。但它的长处是测验方法非常一致，也是连续时间最长的民意测验。

2020 年 5 月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开董事会时，曾请 **Pew Research** 做这项测验的 **Laura Silver** 博士进行解说。根据 **Pew Research** 的测验，从 2005—2012 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的数量多于持负面看法的。2012 年至今，负面看法多于正面看法。特朗普上台时，负面对正面是 47 比 44。随后每年恶化，到 2020 年，负面对正面变成 66 比 26，相差 40 个百分点。

在这 15 年里，持负面看法的人中，共和党始终多于民主党，最少的年份多 3 个百分点，最多的年份多 15 个百分点。即使在 2020 年，民主党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仍然较共和党高 10 个百分点，而民主党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较共和党低 7 个百分点。

**Pew Research** 的测验结果显示，就中美关系的一些具体领域而言，共和党在贸易逆差、工作流失、技术挑战、军力增长和网络攻击 5 个方面都比民主党更为担心中国；而民主党只在环境气候方面比共和党更觉得中国是个问题。在人权和香港问题上，两党的态度没有差别。82%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有很严重或比较严重的人权问题，67%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香港的处理是很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是在中国两会之前）。

两党成员对华态度长期的差别，跟两党的意识形态有关。多数共和党有更强的美国优越感，存在较多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即看不惯你就要打垮你。民主党对美国政府多一点怀疑态度，多数还是信奉 Pro-growth，把饼做大点大家分；如果看不惯哪一个国家，倾向于少往来，而不一定非把对方搞死。

从经济思维的层面，共和党可能更受传统的 Adam Smith 观点的影响，认为人人为自己，自由竞争最合理，政府干预不合理。民主党可能更接近于 John Nash 的思路，也是人人为自己，但能合作时更优化。

除了民意方面的测验之外，我们来看一下两党领导层面的情况。特朗普和参议员议长 McConnell 在共和党内并不算对中国政府最强硬的。在政府内，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皮奥、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国防部长 Esper、司法部长 Barr，以及贸易方面的纳瓦罗，都比特朗普和 McConnell 更鹰派。在主要部门中，只有财政部长算是对华务实派。

在国会，共和党内的少壮派参议员，不论是竞选过总统还是想在党内上升的，几乎都在攀比对华强硬，代表人物包括 Ted Cruz、Marco Rubio、Tom Cotton、Marsha Blackburn、Rick Scott 等。这届国会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应该是 40 年来最负面的。

共和党 2020 年大选的有关纲领从书面文件可以归纳为三条：

1. 中国政府的政策是美国中下阶层经济问题的根源和对美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方面最大的威胁；中国政府尤其要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及其造成的损失负责。

2. 特朗普是 40 年来对中国政府最强硬的总统，而且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应对中国政府的威胁。

3. 拜登和民主党对中国政府一向软弱，特别是奥巴马/拜登时期。

如果特朗普 11 月胜出，今后四年的对华政策可能有三种走向。一是没有连任压力后变得比较务实，二是始终把中国作为美国出现问题时的甩锅备用，三是变本加厉地走向全面对抗。

在现在已经走了这么远的情况下，第一种走向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美国出现各种问题是大概率事件，因此第二种走向出现的概率较高；总会需要有个甩锅的地方，而中国是最方便的。第三种走向的可能性也不小，尤其是中国政府如果被国内民粹思潮所左右，跟着特朗普起舞的话。第二和第三种走向也会有重合。

民主党方面，三位主要领袖中，众院议长 **Pelosi** 和参院少数党领袖 **Schumer** 对中国政府多年来没有好感，尤其在人权方面。

但 2020 年大选，**Pelosi** 和民主党的策略是要对特朗普追责，而不愿意让特朗通用中国来推卸责任。民主党的论点是因为特朗普的无知、傲慢和无能，使得病毒在美国形成不应有的蔓延，造成大量死亡、经济损失和几千万的失业。此外，借助大量华裔和亚裔民主党人的努力，民主党指出，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反华竞选纲领有很大的仇外和种

族歧视成份，会直接伤害亚裔美国人，而这些人多是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如果不从竞选考虑，拜登本身对中国的态度与 **Pelosi** 和 **Schumer** 相当不同。他多年担任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对国际事务比较有视野和长期眼光。他在担任副总统时就用心发展与时为副主席的习近平的关系。他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会是西方领导人中与习近平相对最有私交的。

拜登这次刚开始竞选总统时，在第一位 **Iowa** 就说中国不是对美国太大的威胁，这次选举应该聚焦在其他问题上，结果被党内外群起围攻，只好改口。但那其实比较接近他的真实想法。

我去费城参加他竞选的出师大会后，还参加了他团队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 **Tony Blinken** 的竞选纲领介绍会。**Blinken** 在奥巴马主政时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和副国务卿，现在也基本继承了奥巴马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思路。他对于拜登外交纲领的最新阐述可见于 5 月 20 日接受 CBS 的 **Margaret Brennan** 的专访 **Face the Nation**。

**Blinken** 代表拜登团队关于中国的主要观点如下（基本直接援引原话）：

#### (1) 关于新冠

China is a great nation. And with that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And in the case of the virus, the responsibility is even greater because the point of origin was China, irrespective of how it originated... it's one thing to say that they need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t's another thing, too,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id, make sure that a meeting among our closest partners ends in failure because we insist on calling it

the Wuhan virus or the Chinese virus. That is simply wrong and totally counterproductive to actually doing things that would better protect us.

(2) 关于合作

This is not about beating up on China. This is about insisting that China live up to its responsibilities as one of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actors. ... it also creates opportunities, hopefully, for some cooperation. Think of some of the big ticket items that we have to face as countries. Disease that we're living through right now. Climate change, the spread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None of those can really effectively be dealt with by any one country acting alone and even the United States can't handle them alone. China needs to be part of the game on that. And I would hope that they would be. But we have to engage them from.

(3) 关于中国台湾问题

I think one of the successes, actuall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ver many years, many administrations,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have been how we have dealt with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at's actually been the way it's been handled. Until recently, it's been a source of stability, not instability. And it's actually benefited Beijing and I think benefited Taiwan. I hope we can get that back, get that balance back as we move forward.

(4) 关于中美脱钩

We can't disentangle everything. It's far too complicated. We're far too intertwined. And there are benefits from that.

(5) 关于竞选语言

Brennan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When you listen to both candidates, Trump and Biden, the rhetoric is very strong on China. As I said, Joe Biden called Xi Jinping a thug. How do you campaign like that without sparking these concerns that the language that's being used is so strong that it could feed into a xenophobia?

对此，Blinken 的回答是：

This tends to happen in our elections... this is actually, if somewhat constant refrain in our election rhetoric does get heated. And, of course, the fact that not only is it a constant refrain, but now we have this crisis that's unlike any we've lived through and the virus originated in China.



It's hard to see some of this not happening. However. That being said, some of what we're seeing, unfortunately, is in the realm of the xenophobic and the administration.

从以上这几条应该能够看出拜登团队对华政策的大致框架了。如果拜登能赢大选，民主党还有可能赢得参议院或保持众议院多数，拜登团队应能主导外交政策。如果特朗普获胜，即使民主党获得两院多数，在对华政策上也不会制约特朗普。

如果拜登胜选，有助美中关系改善的推力主要有这么几方面：

第一，拜登外交政策的理念和对美国领导世界方式上与特朗普的不同。除了以上 **Blinken** 的阐述，还可以从近期基辛格、**Robert Zoellick** 和 **Larry Summers** 等前两党官员的文章中得到印证。他认为不应该什么都是美国单打独斗，美国第一却不顾长远道德制高点。

第二，执行民主党本身跟中国不直接相关的重大政策的需要，比如重回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和 **TPP** 之类的贸易组织。在这些方面，美国就会需要和中国合作，而特朗普对这些方面是不在乎的。

第三，在没有需要连任的政治压力下把经济的饼做大，也需要和中国有一个脱离贸易战的经贸关系。

但是，民主党主政对美中关系也会有几个方面的不同的挑战。尽管两党都说中国没有兑现加入世贸时关于融入世界治理体系的承诺，但两党不满的重点是有不同的。共和党的不满主要在经济体制，比如国家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政策、政府对国企的补贴；国进民退，必须用技术转让来换市场准入；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剽窃等。当然除

此之外，共和党也更不能容忍他们认为的在军事安全和高新技术方面对美国地位的挑战。

民主党的不满则更多来自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这包括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集会、出版、宗教、选举等公民权利，共产党强化集权领导，新疆维族政策以及对港、对台政策等。人权理念和国内政治的压力让民主党很难和任何一个他们认为的极权政府有良好的关系。

当中美之间有重大分歧时，特朗普喜欢秀肌肉、用高压手段，而拜登会联合尽可能多的盟友一起施压，尤其当其它发达国家也与中国有类似矛盾的时候。中国如果有“除了美国我谁也不在乎”的心态的话，短期和长期对中国都是不利的。

两党共同的地方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内外政策不满，但都没有提出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回到现在的选战，希拉里竞选时的外交政策顾问 **Jake Sullivan** 加入后拜登团队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他们现在觉得中国问题在竞选过程中不可避免，必须回应共和党指出的民主党对中国软弱的指责。拜登竞选团队中的华裔和亚裔成员曾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先当选上再说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个人觉得民主党在竞选主题上被共和党牵着走并不明智。

最后，我再陈述两个观点：

第一，在拜登竞选团队中还是有相当的华裔和亚裔成员，其中关颖珊是资深的一位。华裔和其他亚裔美国人觉得他们很容易并且已经

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对抗政策的牺牲品，因此反感针对 **China** 或 **Chinese** 的攻击，而他们在民主党内和美国社会的声音虽然还不够大，但是在上升。亚裔选民如果投入的话，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也许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拜登夫妇最近都发表文章或演说谴责借新冠病毒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和歧视。华裔和亚裔美国人开始对美中关系有所影响，希望这种影响力能够通过众人的努力继续增加。

第二，我个人不赞成关于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的说法。1949 年那样大的变故，加上上世纪 50 年代初中美朝鲜战争、60 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关系后来都改善了。1999 年到 2001 年初，有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李文和案、陈水扁当选、中美军机相撞，但是“9·11”把情况改变了。

当然这次中美关系变坏的原因跟以往不同，以往是美国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次是第一次美国觉得全球直接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政治上受到了挑战和威胁。因此我们也不能指望一定时期内会有足够大的第三方因素来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

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个人生涯的时间周期与国家命运、国际地缘政治的时间周期通常不在同一个数量级。我们中的很多人能经历从文革到最近这 40 年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变革是很不容易的。

回顾历史，文革时期可以说是那样一个缺乏希望的时期，我清楚地记得许多人认为 1976 年初周恩来去世是一个至暗时刻。但我们很

多人没有放弃，邓小平们没有放弃，所以在今天，更没有理由放弃希望和努力。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应该没有过时。

## 问答环节

### Q1: 美国工商界和科技界现在对华的态度是怎样？

A1: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基本上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第一部份是美国前政府官员，特别是跟中国打交道的前政府官员；第二部份是美国的智囊，比如大学和研究所里的中国问题专家；第三部份是美国的工商界里和中国有经贸关系的代表人物。

工商界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对两国有正面关系是最积极、最支持的。工商界有两部分，一是在中国本土有运营的，另一部分主要是和中国有贸易关系。在中国本土运营的美国公司碰到更多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国企补贴、国民待遇方面的问题，他们愿意让特朗普就他们的这些问题帮他们出头。

可是，后来他们觉得特朗普把经贸关系弄的有点失控，很多时候并非单方面的高压政策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工商界的态度现在会有一些转变，但这个转变会跟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中国政府最近在对外开放经济方面有不断进步，包括允许外商独资在中国运营等，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有进步。美国方面也是这么认为，因此美国工商界的态度预期在转变。



科技界方面，很多学校比如我的母校 MIT，因为他们拿很多美国政府的科研经费，因此他们要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问题。而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比如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美国科学界一直对于美国政府的一些过度反应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还是赞成国际合作的。当然碰到一些个别人员的情况，比如不申报在中国的收入或在中国的兼职，或者在知识产权方面，把实验室东西偷回去等，美国科技界会有不满。另外，比如学了基因剪辑技术的贺建奎，尽管他是在美国受到的技能方面训练，可是他在一些基本的伦理方面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和人文精神，不顾后果蛮干，美国人对这方面也是有看法的。当然硅谷的高科技竞争又当别论，特别是他们认为用一国政府之力来挤垮各国民营公司非常不利于创新也不公平。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学术界对于合作还是持正面的态度。他们也同时要美国政府对教育和科研更多投入。

**Q2: 在美的华资企业、金融机构应该做好什么样的最坏打算？**

**A2:**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次中国两会通过关于香港版国安法决定的时候，美国政府讨论过各种各样可能的制裁。其中有一条可能是对香港的中资银行的 **Swift Access** 加以限制。如果真的做起来，就比对在中国大陆的中资银行，或者是对在美国的中资银行的做法还要厉害，不过最后他们没有这样做。但是，对在美国的中资银行或者中资机构或者企业来说，至少现在美国政府或者 **FBI** 的监视和信息方面

的渗透会加强。此外，他们对于发展员工跟他们通报信息也会很有兴趣。

最后，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美国的企业，一定要在守法方面做的周全，要有明确的自我保护意识，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是不能有的。考虑最坏打算的时候，就要考虑对等的问题，也就是对这一类中国企业在美国受到的措施，会不会影响到同类美国企业在中国受到同样的措施，这对美国人而言是经常要考虑的因素。华为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华为直接涉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和高科技竞争的问题。金融银行业等可能对美国威胁较少，而对等性大。美国现在对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做文章，但我觉得经济因素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因素。这方面中美之间会计方面的立法有不一致。

**Q3: 最近民调显示好像拜登有略微超出特朗普的迹象，您觉得随着疫情和最近的黑人被杀事件的进一步演变，这个变化可持续吗？有什么拜登可以做的去加强自己的优势，还是说这个竞选很大程度上还是 **for Trump to lose?****

**A3:** 这个问题要看接下去的演变，如果说打砸抢烧的行为就到此为止，不再继续下去，然后和平示威提出种种诉求，特别是要改革现有的体制，尤其在司法方面做改革的话，那这样的演变应该对拜登是有好处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处理疫情还是处理示威游行的做法，都存在很大非议，很多美国民众是不赞成的。但是，如果打砸抢烧继续下去，事情就比较困难。因为最开始 **George Floyd** 事情之后，

少数族裔是占有道德高制高点的。可是事情闹失控的话就很难说，特朗普可能也会夺回这个道德制高点。有一点是肯定的，2020 年有这么多的小概率黑天鹅事件，包括疫情以及 George Floyd 的事情，一般人没有算在大概率事件当中。所以从现在到选举还有将近五个月时间，还有很多事情可能发生。

**Q4: 如果拜登上台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贫富不公会有所改善吗？或者说美国民众是否“认为”他能有所作为？**

A4: 如果拜登上台，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贫富差距能改善的机会肯定要比不上台的机会要大。因为共和党基本上是先发展经济，民主党是希望缓和社会矛盾，最后能做到多少也取决于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当中能不能得到多数从而在立法方面能够有所改进。这方面的社会变革，最后是要通过立法，就像 60 年代末期民权运动的结果那样。

**Q5: 美国下一步对香港还会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吗？**

A5: 其实美国对香港的问题没有太多的牌好打，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于香港是贸易顺差关系。这次很多美国人讨论，事情又不是香港的老百姓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惩罚香港的老百姓呢？为什么可以说他没有什么牌好打呢，他把要跟 WHO 脱钩的事情都加到这里面来讲，说明他其实真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好讲的。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说具体真的要做成什么，只是开始研究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基本上是虎头蛇尾，但他又不能不有所表示。

**Q6:** 中美关系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企业到美国继续申请上市，为什么在目前这么严峻的中美关系条件下，达达这样的企业还在继续争取到美国上市？

**A6:** 关于中美关系会不会影响中国企业到美国继续上市，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想这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美国政府允许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美国的审计监管部门能否到中国去看他的原始单据等等，中国政府的现行法律会不会同意。另一方面，这也是出于每个企业自身的考虑。各个企业肯定有它不同的考虑。你说的这个企业，我不了解情况，不太知道他们的具体想法。

**Q7:** 您说中美彻底脱钩不可能，但是美国过度依赖中国制造也不会被选民接受，有没有一个最佳的中间点？

**A7:** 关于中美脱钩的问题有没有最佳的中间点要看从谁的角度，用什么样的判据来决定。对于国计民生必需的事，比如公共卫生、国家安全，我想美国会越来越多的要自给自足。

**Q8:** 美国全面封杀华为能走多远？对美国、中国，尤其是中国对经济发展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A8:** 美国全面封杀华为能走多远的事情，我觉得会跟 11 月大选的结果有很大关系。如果民主党上台，我想他们不会走太远。如果共和党上台或特朗普连任的话，会走得更远。中美之间在高科技方面，总体就是直接的竞争关系，美国在高科技方面不允许任何人超过他们，这个跟华为本身有没有违反伊朗制裁等没有太大关系。至于说对于经



济发展等方面有多大影响，我认为有很多的影响是间接的影响，心理上、投资方面的影响，比较难一概而论。

**Q9: 中美学术研究和科技合作方面，包括留学生，您预计后面5~10年会怎么演变？**

A9: 5~1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也比较难说。这个事情其实跟中美双方的政策都有关系。美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其实挺矛盾，一方面美国人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在21世纪最主要是人才方面的竞争，谁能留得到好的人才谁就会是赢家；另一方面，如果跟中国的军事方面有关系，涉及要把技术带回中国，他们认为那会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总的来说，这跟中美两国总体关系有很大的关联。

除了政府之外，民间的感觉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比如说，我感觉最近这段时间，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感觉，由于特朗普的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媒体的宣传，现在也许是40年来最差的。而且这次疫情发生后出现中国留学生回不去的事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以后是不是要送孩子到美国来读书还是去其他地方，也会成为很大的考虑因素。

**Q10: 美国政府用举国之力打击华为这样的一家市场化企业，这种举措在美国国内的认同度有多高？如果华为在这样的打击下还能生存下来，是否也可视为是对美国国际声望的一个巨大的打击？**

A10: 关于这件事情在美国认同度的问题，我记得大概十年前我曾碰见Cisco的高管，他们当时就跟我说他们在全世界没有竞争，除了

中国的华为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之外。现在华为当然已经是成为 Cisco 很强的竞争对手。

我认为美国人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这个是跟美国提倡的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的理念相抵触的，这属于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另一种认为从国家安全角度可以接受，或者他们觉得必须要这样做，尤其是如果认为华为在很多其他方面是一个 **Bad Actor** 的话。但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觉得华为会被打垮，不像 **ZTE** 那样。如果华为一下子就被打垮，他们会觉得美国政府原来那么厉害，比他们预计的美国政府的能力要强。当然，如果华为挺下来，美国人不会觉得很惊讶，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华为有中国政府在后面，还有中国庞大的市场。

**Q11: 华裔在美国政坛前景怎样？华裔在美国政坛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和中国大陆的切割？另外您对 **Andrew Yang** 有什么看法？**

**A11:** 华裔在美国有多大的前景？这完全取决于华裔本身。他们对参政议政、增加华人的政治方面代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到什么程度，以及他们如果没有这方面的 **representation** 的话会对他们的生存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他们并不需要跟中国政府有什么切割来说他们反对中国政府。当然他们在美国参政，就必须是美国公民。作为美国公民参与，不能听中国政府的话。美国是个开放的社会，不应该因为是从中国来或者是华裔背景就受到歧视。

Andrew Yang 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我所知道的华人朋友认为他积极参与竞选总统对提高华人的 **profile**、参政意识等是好的，尤其对下一代来说是好的。尽管很多华人不一定认同，或者说不一定支持他的每一项政治主张。倾向于民主党的华人这样的看法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华人总体可能还是倾向于华人民主党的多一点。但倾向于民主党的华人的程度，可能没有倾向于共和党的华人的程度那么激烈。

**Q12: 最近 Mattis、Esper 等的表态，让人觉得美国军方对特朗普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对特朗普的核心拥护者有没有影响？**

A12: 这个 **comment** 非常 **insightful**，也是这几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事。除了 **Mattis**、**Esper** 之外，那个 **Kelly** 也出来表态支持 **Mattis**，包括这个 **Mullen**，包括我们董事会上有几位前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其实不管有没有公开发表这样的看法，我想对特朗普的核心拥护者会有一点影响，但不是所有的核心拥护者都会有影响。这些军方的很多领袖，他们现在也要考虑他们在历史当中的定位。

现在的军方跟前一段比有很大的区别，那一代的军方里头，在上世纪 80 年代与苏联的对抗当中成长起来的军方将领，对中国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有好感的。在冷战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将领，比如现在这批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将领，中国已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假想敌了。现在的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就比他的前任，在对中国的态度上要强硬得多。

**Q13: 华裔在美国也受歧视，除了多参政议政，还可以做什么来改善状况？**

A13: 华裔在美国确实是受歧视，我们华裔某种意义上在美国几乎是永久外国人或者是二等公民，我觉得这点上我们必须奋斗，我们到美国来不是为了做二等公民的，我们是要堂堂正正到这里来打一片我们自己的天下，通过对社会做贡献。除了参政议政和选举，还要用财力、物力、精力去参与慈善事业和社区服务。这次美国受到病毒袭击，很多华裔在捐赠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等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

**Q14: 美方目前对于中美第一轮贸易谈判协议的执行状况和趋势看法是怎样的？目前看，各种表态似乎表明官方看法也摇摆不定。**

A14: 关于这个中美贸易第一轮的执行情况，我们最近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第二把手有过一个电话会谈，跟美国驻中国大使也有一个电话会谈，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第一轮的执行情况，在不同方面的执行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对于在中国的市场开放方面，甚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展，他们是满意的。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一部分需要中国的两会来批准。两会有了延迟，但他们在这两方面体制上的进展，还是觉得是满意的。在购买和农产品方面，基本上在有疫情的情况下，他们也觉得还可以。

最滞后的地方是能源，按照现在的趋势，中国疫情造成对农产品方面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太多，可是对能源方面的需求减少了很多。再加上前段时间沙特的增产和降价，中国国内的油库现在都很满。所以



有客观原因，而且能源的价格下降以后，要达到同样的采购金额就要更多的交易量。所以现在能源方面是相对跟原计划落后最多，也是美国政府相对来说最不满意的方面。但总体按照贸易代表的说法也好，财政部长的说法也好，中美关系现在真正还维系在那边的，就是这个贸易了。关于其他的方面，我们最近也跟中国大使有过一次电话会议，他说现在连中间真正能递话的人都不容易找到。从这两天美国贸易代表说的话来看，他也不希望谈了这么久的东西变成一纸空文，所以贸易代表和财政部，对这方面现在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我想这也是特朗普对于香港的事情没有拿贸易协议来开刀的原因。

**Q15: 最近美国股市涨势很猛，完全忽略中美关系恶化和黑人事件。这个您怎么看？金融真的和政治无关？**

A15: 金融也不是真的和政治无关，但是联储砸入太多钱到这个系统里边，现在砸的钱已经超过上次金融危机的一倍多。这些钱到哪里去？疫情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至少现在是可控的了。黑人事件，毕竟还没有到全面恶化的程度。如果说是美中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关于香港的国安法通过以后美国没有太实质的制裁，市场其实是松了口气的，

**Q16: 另外，您对目前双方关于航班通航的僵局怎么看？**

A16: 双方航班的事情是暂时性的，随着疫情的缓解会逐渐恢复。

**Q17: 原来美国商界，华尔街等跨国资本代表，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被视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为什么这些跟中国友好的力**

量在美国的话语权大幅下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盈利难度加大，还是因为在美国本土内部社会的撕裂？下一步他们的话语权会有提升吗？

A17: 就全球化的程度上而言，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的受益国家。但在国家层面上总体受益的同时，两国内财富的分配不均匀的程度都增加了。因此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也被认为是造成美国贫富急剧分化的一个很大或者最重要的推手。美国现在跟中国存在贸易逆差，但如果把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上销售的东西加到中美贸易中去，美国对中国在贸易上其实是有盈余的。

这其中谁受了损失呢，就是美国的劳动者阶层，他们的工作被输送到海外去了。所以，从政治上不管是华尔街还是大企业，在美国竞选的时候也会被当做靶子。他们的话语权在美国政治上尤其是大选的年头在减少。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强制技术转让也好，知识产权保护也好，政府对国企的补贴也好，这方面他们也一直有很多意见。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希望美国政府出头帮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时候他们不帮中国说话。但是像美中商会这种组织，对于维护两国的关系还是在一直在努力。现在美国有影响的组织，还在积极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是美中商会，一个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这个大企业的话语权会不会提升呢？我觉得是看两方面，一方面随着对中国政府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不满意慢慢的开始得到解决，他们愿不愿意更多地说话。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觉得会有一些企业感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如果竞争加剧，产权方面的顾虑也会增加。再者，跨国公司把企业迁到国外去降低的人工成本只为总盈利增加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其他很多伴随全球化而来的盈利增长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的技术等。

**Q18:** 如果请您向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提建议，你认为他们在下一步的谈判中，怎么平衡美方的诉求和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诉求？重点可以在哪些方面有突破？

**A18:**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和政府的宣传和导向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政府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的。至于说怎么具体的平衡，从美方的诉求看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体制方面的诉求，另一个是具体的贸易逆差方面的诉求。

贸易逆差方面的诉求，如果换成民主党政府，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因为从经济学角度，这是一个国际分工的问题，尤其跟美元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即使共和党中除了特朗普之外，别人也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如果说特朗普还在意的话，中国做一些采购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当然理念上既然美国政府一方面这么强烈要市场经济，政府少干预，一方面要中国政府承诺来购买多少量的东西，其实是很矛盾的事

情。中国在农产品方面，国家粮食储备不是市场很大一部分，中国的粮食采购是在民间，相当分散的。中国在能源方面倒是很集中，基本上就三桶油，相当于都是政府在控制，即使沙特油更便宜，从政治上应该从美国多买能源，中美两国在能源方面的互补性其实是非常大。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肯定比我更了解情况。但如果是我提建议的话，我会把采购和体制两方面分开，体制方面继续开放，而采购方面，在政府能管得了的地方，可以督促。至于说民粹主义的诉求，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掌控得了的事情，当然这跟中国内部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有关。如果中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遇到的挑战越大，那可能政府就越不在意多一些一致对外的口径和更多一些民粹主义诉求。如果说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比较平稳，政府的主导性也就更多一些灵活性和主动性，政府就更加容易掌控舆论的导向。

**Q19:** 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趋势看，美国和俄罗斯会逐步走向封闭，而中国和欧洲还会继续开放，因此中欧的合作空间很大。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A19:** 我同意这个判断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我认为俄罗斯走向封闭是比较大概率的事件。美国会不会走向封闭跟 2020 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会有很大关系。如果特朗普继续当政，美国确实会进一步走向封闭，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如果拜登上台，他跟其他的民主党领袖还不一样，他长期从事外交方面。他如果当政的话，美国就我想着至少段这段时间不会走向封闭。中国和欧洲，欧洲其实现在由于他的难



民问题也好，移民问题也好，欧洲比如法国和英国都有贸易保护主义代表性思潮，排外情绪也存在。欧洲也会受到美国的影响，如果美国是拜登上台，欧洲可能会更开放一点。

中国跟欧洲的冲突不像跟美国的冲突，没有谁要做世界老大的问题这么明显。中国和欧洲之间应该寻求各种各样的合作，尽可能多的合作，不单是经济方面的合作。中国一定不要给人印象“除了美国，其他人我都不吝”。不管中国跟瑞典的关系也好，丹麦的关系也好，小事情不要太计较。我的看法还是要跟他们保持一个以德服人的关系，这是最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Q20:** 美国在国家实力比中国强时逼中国谈判和让步，如果中国能顶得住的话，经济实力继续强大，可能更加会造成两个国家的持续竞争。如果中国顶不住的话，中美关系会止恶向好发展吗？或者无论如何，两个关系紧张将是个持久的常态？

**A20:** 现在中美关系越来越像零和游戏，走向冷战，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应该有的状况。其实如果双方领导人有足够智慧的话，应该看得到合作会比对抗要好，所以这一点也是跟领导人有关系。当然，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会有，而且会越来越多，但我觉得竞争关系不一定是坏事情，竞争关系可以促进双方各自变得更强更好。比如说我记得奥巴马竞选时，他就说 if you go low, 那么我应该 go high。总体而言，我还是觉得邓小平的智慧应该是长期有效的。

中国还应考虑一个所谓面子和里子的问题。刘鹤副总理多次提到，中美双方谈的许多事情本来就是中国想做的，对中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是有好处的。这种时候，美国人用什么方式来跟你讲是一回事儿。当然特朗普是特别咄咄逼人的方式，有的时候让人下不了台。但关键还是要看对两国老百姓的生活，对两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好处。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教授发起并主持的“全球市场与中国连线”第三百二十七期（2020年6月5日）内容整理而成，特邀嘉宾为美国复瑞渤集团副主席庞晓东(Sheldon Pang)。

庞晓东(Sheldon Pang)，美国复瑞渤集团副主席。复瑞渤集团为美国最大的大宗商品独立投资交易商，在全球有近500名员工。庞晓东先生1978年初进浙大，1981年到美国学工程，1982/1983年陈果仁事件后开始参加亚裔维权活动，1984年在MIT读博士时参与约翰·克里的联邦参议员竞选活动。他在MIT毕业后留校做Research Scientist，90年代初到AIG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是美国商品市场负价格期权最早实践者之一。90年代中期曾参加AIPAC犹太美国人院外活动，近距离观察美国政治运作。2004年加入加拿大皇家银行任太平洋集团总裁，2006年任加皇资本市场副主席。2008年参与奥巴马竞选活动，任民主党亚裔领袖会共同主席，竞选财务委员会成员、民主党顾问委员会成员。2010年由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专员。庞晓东先生还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美国水球委员会董事、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领袖委员会成员、卡迈尔犹太学校校董、布朗大学中国顾问委员会委员、浙大竺可桢基金会主席、汤伟麟(现康州司法部长)竞选活动财务主任等。

### 【免责声明】

“全球市场与中国连线”为中国与全球市场间内部专业高端金融交流平台。本期报告由巴曙松教授和熊婉芳博士共同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阅，文中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也不构成投资建议。

本文版权为“全球市场与中国连线”会议秘书处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印、发表或引用本文的任何部分。



**PHBS HFRI**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